

越读日本文学作品人越小吗?

林少华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到了,多好的日子,一年之中最好的日子!你想,这一天全世界所有人什么也不干,不论男女老少,不分欧美亚非,大家统统闷头读书,安安静静,斯斯文文——我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日子。然而遗憾的是,咱们中国这边闷头读书的人还真不算多。据《中华读书报》报道,2022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8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3本。相比于前年2021年,只分别多出0.02本、0.03本。去年的数据还没出来,但肯定哪种书都达不到5本。自2010年以来,哪一年都不到5本。也许你要问,别的国家多少本啊?是不是还比不上咱们啊?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几年前的一项调查,犹太人平均每人每年看书(纸质书)64本,日本40本,法国20本,韩国11本。人均读书量都比咱们多,而且多的还不是一星半点。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所以,世界读书日对于我们格外有现实意义。可是没想到,却有媒体要我在世界读书日谈谈不要读什么

书,或者什么书最好不要读。你说这叫我怎么谈呢?不说别的,这不明摆着是得罪人的事吗?我说不读《丰乳肥臀》,莫言兄肯定气得嘴巴叭嗒得老高;我说不读《活着》,余华兄肯定活得不开心;我也同样,假如有人说不要读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我肯定相当郁闷,一时分不清村上村下、春树秋树都有可能。如此纠结之间,记者提醒我说:“林老师你不是说过日本文学要尽量少看,越看人越小的吗?”

噢,这话的确说过。倒也不是瞎说,里面有两个原因。作为直接原因,是我当时教的一个本科生班上,加起来三四十人,男女比例1:10。这么着,课间休息时我就对这三四个男生说你们哥几个太有艳福了,女朋友人选那么多!不料他们说女生瞧不上他们,成天受气很郁闷。实际上,他们也缩头缩脑,一副大气不敢出的样子。而当时校内校外正流行看太宰治《人的失格》,我就怀疑他们是看《人的失格》看的,于是半开玩笑地说了上面那两句话。是的,越看人越小——看成了小男人,看成了失格

的男人——男人的失格。这样子下去,将来怎么担起社会重担?

这是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是近些年日本文学作品引进翻译的实在太多,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都一排排地上网上架了。而日本文学总体偏向于阴郁、凄冷、感伤、颓废,败北或卖惨情绪明显。日本著名评论家和文学史学家吉田精一指出,日本文学作品中“激烈的怒吼和祈祷、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殆无所见”。另一位叫中西进的日本文化学者认为,如果把文学分成“上升型”和“下降型”,那么日本文学属于“下降型”。即使战争题材小说《平家物语》,里面也总是唉声叹气,“无常”之感贯彻始终。美国很有名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唐纳德·金称之为“容易毁灭”,换成当下的流行说法,恐怕就是“丧文化”。打个比方,日本文学大体属于阴生植物。其集大成者,可以说就是《人的失格》。

不仅如此,日本文学还每每表现扭曲的伦理取向和审美趣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就曾宣称作家“必然敢于写‘丑恶’的言行,

也必然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做不到这一点,小说家就等于灭亡”。事实也是如此。他的《睡美人》就不用说了,即使名作《千羽鹤》,乱伦情节也见怪不怪。说远些,《源氏物语》津津乐道的源氏公子不也足够乱伦的吗?也有读者不以为意,说这都是人世的真相和人心的真相嘛,求真有什么不好呢?但请别忘了,艺术的真谛是“真、善、美”,真而不美或美而不善是不能称其为艺术的,而日本文学艺术恰恰在这“真善美”关系的把握上失之于偏颇,甚至走火入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劝自己的学生少看日本文学,以免越看人越小。所谓“小”,刚才说了,不外乎格局小、境界小,而我们面对的又是龙腾虎跃气象万千的大时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切不可辜负了这个时代。

当然读书是极为个人化的事情。假如你说“林老师,我就是喜欢你翻译的《人的失格》,越读越觉得自己千万不能成为主人公叶藏那样的人,越读越觉得你的翻译妙不可言……”我听了,肯定也是乐不可支,举双手赞成!

日前,全球首条跨海跨城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航线的公开首次演示飞行在深圳举行,从深圳飞到珠海仅用20分钟。此次执飞的航空器可无人驾驶,巡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最大载重500公斤,可以同时搭乘5人。

由这种“空中的士”,笔者畅想开来,若是它流行起来,人们的出行又增加了一条极为快捷的渠道,大都市的地面塞车岂不缓解很多?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陆地与海岛之间,人们的流动又该有多么便捷,那可真是说走就走、转眼就到。

还有,若这低空经济发展开来,应用场景多得很!它能赋能千行百业,何止方便出行,农业科技、旅游观光、航拍视频、地图测绘、紧急救援、外卖送货、快递服务等等,都将受此泽被。当然,低空飞行程序怎么设置,航线、风险缓冲区怎么规划,空中的飞行规则、航路间隔怎么设计,起降如何布点,届时也应都会出台。

或许有人质疑笔者在做梦。是梦,但不是白日做梦,而是转眼即可实现的梦。上世纪50年代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国人的梦想,谁曾想没多少年就变成现实;上世纪90年代初,国人对“大哥大”羡慕不已,可没过几年,这“大砖头”式的手机便成了收藏品,传呼机也就流行了三五年;之前“电话里就能看到对方”就像幻梦般的奇想,谁想到如今智能手机的功能远超过于此。

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啥事做不到?如今,我国已成最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贡献非常大。信息产业方面,我们是3G学、4G跟,可到了5G则是领,6G的研发专利大幅领先世界。而今,“低空经济”“储能经济”都已纳入国家发展布局。今日有电动汽车畅销全球,明日或可有电动飞机惊讶世界。中国科技正在迅猛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朝阳般崛起。

『空中的士』的畅想

李俭

肝胆篇

父亲年逾八十,但精气神十足,身体健康。我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他爱劳动,二是他极少与人争论,也不在乎外人的评价。

儿时,我不喜欢父亲这种性格,觉得他沉默得有些懦弱。人到中年后,

消耗

徐悟理

我才发现父亲是对的。他保持沉默,不争对错,是在避免过度消耗自己。当我们说话太多,与人争论或争吵时,一定会调动心力、能量,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但能量输出多了,伤的其实是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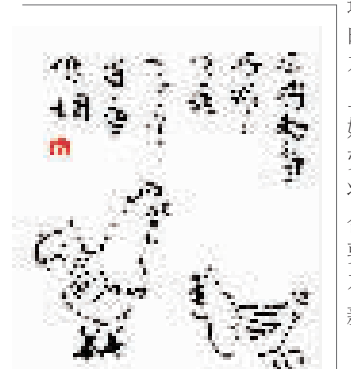
新菜

董川北

和一帮文友常去一家酒楼。这里并不大,装修也一般,但生意很好,每次都

还是你家的厨师厉害,不停地推出新菜。”

“我经常派他们轮流外出学习。回来后,他们还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菜品研发和调试上。虽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我觉得值。”老板认真地回答我,“我经常对他们说,厨师是酒楼的灵魂人物。一个厨师,哪怕炒、煎、炸、蒸、煮样样精通,还有两道叫得响的拿手菜,如果不肯在菜品创新上下工夫的话,就好比一个躺在功劳簿上混日子的将军。所以,一名合格的厨师,一定要勇于创新,要能不断为顾客呈献新菜。”



人生写意·低调 程远

●雅舍谈艺

玉兰花开

叶武

玉兰花开放代表着天气回暖。我的这幅水彩画取景于清明节之前马场道街景一角。许多游客穿梭洋楼间赏花赏景。这幅画作的前景是竞相绽放的玉兰花,表现手法上既体现花团锦簇,又要枝条舒展,画面背景的欧式建筑有意虚化,衬托前景主体玉兰花。希望大家在水色



曼妙间能感受到津门之春的浪漫。

范标准,又清脆嘹亮。后面,是模仿龚先生唱京剧《遇皇后》的一段二黄唱腔,叫板为“苦啊!——”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京剧《遇皇后》,它取材于《包公案》“狸猫换太子”一折,李皇后生下太子后,被刘妃所害,先是被打入冷宫,险被置于死地,多亏有太监把她背出皇宫,安置在破瓦寒窑。后来,李后因终日啼哭,双目失明,沿街乞讨,这声“苦啊!”是她在乞讨路上,从心底发出的呼喊。在这段相声中,把这声“苦啊!”巧妙地放在老太太买黄瓜的当口儿,结果让人误以为黄瓜是苦的,把生意给搅黄了。

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的《改行》,只表演李多奎卖菜,属于返场小段。他用的是另一位老旦名家李多奎改行,学唱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中见娘一场,余太君的演唱,用

满腹辛酸的《改行》

贵翔

相声《改行》,原名《八大改行》,是讲述艺人因为皇帝驾崩,国丧期间,民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艺人们为养家糊口,被迫改行做小生意的段子。因为相声中涉及八位艺人改行,故而称为“八大改行”。这里有梅兰芳卖花,周信芳卖包子,龚云甫卖菜,金少山卖西瓜,等等。后来,侯宝林整理改编,将原来的八位演员改行(也就是“八番”),精简为三个演员改行(也叫“三番”)。而马三立先生在晚年表演《改行》时,只用“一番”,即只表演李多奎卖菜。

无论多大的艺术家,在

看到它的身影。一棵成年的石楠树,春天时花朵通常成簇开放,花型精致,花朵散发出独特的香味。

石楠并不因为人的约束而失去自信,正像孩子必须接受适当的干预约束才能成才,不可能任其完全自由发挥。石楠很真实坦诚,从不伪装自己的天性和缺点,也很坚忍顽强,即使在冬季,叶子也不会落光,依旧碧青或墨绿,在冬天给人希望。

春雨石楠

东山银杏

无论多大的艺术家,在

星期文库

相声与京剧之二